

宋史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史四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呂蒙正等

勅修

林勲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程秘

牛大年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勲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

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之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共之匹婦之貧絹三尺綿一

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南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

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未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贛汝二川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

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侍居間十年御史中丞廖綱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官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於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遷軍器監旣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開渠十有四爲埭與斗門以瀦匯決漑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

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槲溪居士集行世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真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茲

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

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
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
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
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
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
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
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
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
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
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

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
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
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
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
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
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乃王倫
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
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
誠可痛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
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

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外夷於

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衰以振紀綱以脩政事務爲實效不

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者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萬衷感發不能自己望

覽其惓惓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疏入不省後忻託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慶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藺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

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聞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宅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掌中書一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僅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

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利于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爲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

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光宗卽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卽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荅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叅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宮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丞相今泯然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朝廷之內闔門衽席之間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

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謀之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

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胄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邾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

迂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
乞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
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
剴切上廟王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
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
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
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
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
焚掠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
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

爲二監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
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
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
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
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
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
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
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
迂丞相意力勾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

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興元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

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祖東爲一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今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

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裕之義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程秘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郎官秘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陸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遂復舊職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秘書丞升秘書省著作郎尋爲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遷國子司

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直舍人院遷起居舍人兼職依舊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男授禮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進封子五上疏丐祠以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舊職提舉玉隆萬壽宮進封伯進敷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改知贛州皆不赴進封新安郡侯加寶文閣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又加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

年七十有九贈特進少師秘十歲詠冰語出驚人直
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秘舉家大驚秘
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問之知彌遠
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秘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爲
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秘
秘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
與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
主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
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

托尊而爲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
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氣
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
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
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
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爲之振起機括一
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遷軍器監主簿太宗正丞
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
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爲工部郎官
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

刑獄遷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秘書監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乃至以廉潔自將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輒不任臺閫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并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糴抑強糴一况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
冤旦暮祝詛

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堅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通判黃州職兼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興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通判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迂丞相賈似

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闖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羅護之意多刻也少之辭少或謂

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旨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彊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悞憂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

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靡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閫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日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爲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德祐

元年遷祕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卽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有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飮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十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恥作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通判楊

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
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
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
回衷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
不中機或巧辨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
說以駭衆聽或肆妄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行
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
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
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
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旣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爲己甚遂
止鐫三秩明年三月又奏楊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
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
紹定元年進左司諫四年正月遷宗正少卿五年二
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舉千秋
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上疏駁之遂寢
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鐫兩秩泳復上
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鐫秩貶潮州成大
天資暴狠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多攘臂爲
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

也尤嗜豪奪冒占宇文氏賜第既攢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叅知政事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爲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爲恥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成令

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鐫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毀除名勒停羈管象州知孝猶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亂萌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謄牒示導信邪說黃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旣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爲

高致以共命爲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
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
親上之義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之
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召傅伯成楊簡劉宰
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恕落職鑄秩罷郡
知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
進右諫議大夫五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進兵
部明年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
駁之令提舉嵩山崇福宮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
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鑄秩罷祠泳復封駁繼
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鑄秩徙瑞
州知孝起自名家苟於仕進領袖庶頑懷諛迷國排
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醉從官之家侵欲歛積不
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爲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
莫澤爲三凶卒以貶死天下惜之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於井地可謂密矣劉
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爲忠
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
侂胄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徐僑之
清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

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秘之竊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二 宋史四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器監事節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屍脫等奉

勅修

吳泳 徐範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埴子蒙 趙與憲 李大同

黃雷 楊大異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為軍器少監行太守寺丞行校書郎升祕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剛毅

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才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心力以恤疲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袞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

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火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遷秘書少監兼權

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
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
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
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
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
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
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
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闡爽者不寘之於
外服隨方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

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
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
太平興國宮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温州赴官道間聞
温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餓者四萬八千有奇
放夏稅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
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

鶴林集

徐範字彞父福州侯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
兄同舉於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
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

舍生議叩閣上書書已具有閩士亦署名忽夜傳韓
侂胄將寘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
之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
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
同往禁錮十餘年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
辟江淮制置司準備差遣屬邊事紛紜營昆弟子弟募隸
軍籍者未及涇洶洶相驚一夕秉燭招刺千餘人踊
躍爭奮差主管戶部架閣改太學錄遷國子監主簿
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
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紆一時之急獨柰何坐

視其無救而以虛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
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乞外添差通判澤州湖湘
人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郡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
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正異端不若
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
盤嬉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
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
不接治道外矣遷國子監丞徙太常丞權都官即官
改必書丞著作即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
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參
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
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
授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
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克學職韶不與袁燾求學宮射
圃蓋其君亦不與燾以此更敬韶以廉勒薦遷上管
三當架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之王
竑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又陳太學生甯式迂
學官句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
異顧韶改知道州葺惇睦故告錄其子孫於學宮

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災韶應韶言事提舉福建
市舶會星變又應韶言事入爲國子監丞改知泉州
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府寺丞遷都官郎官
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呂夬乞以國事邊防二事
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
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
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
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
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
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晷尚免獨臣尚就列清叟

先史傳卷之五十一
五
昨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之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說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

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爲了翁罪樞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除賤隸竊弄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吳知古在官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韶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韶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

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爲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
英殿脩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
稱提官楮韶疏極言其敝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
寢召命云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
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
無可爲臣竊論以爲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計薪
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
效忠他莫有以爲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
予予郡外議皆謂板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
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己人有一變矣環視前日

在廷之臣流落擯棄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
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爲郎蜀受兵方亟廟堂已遣
小使至持起蒿之於家而言者攻擊不已臣妄論以
爲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
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者嘗試其說於闔
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罷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
庭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
三又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容
其于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
受廟堂風旨故決意勾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

竊恐或者譏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敢進者四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官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度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兼侍講累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愛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

又及濟王國本官媪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慶宮淳祐五年詔被召再辭詔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遷禮部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陛下所謀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

內者許臺諫覺察彈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絕天下之謗世臣貴戚牽聯並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援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峻削里閭使韓白復生孔桑繼出能爲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過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曰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

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槁威斷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媪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豫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三疏乞歸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詔奏云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

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詔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下之義初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

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
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琰昂
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韶
上疏勾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
應儼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陛辭
疏甚剴切其略曰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剗裁庶政
品量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
是中書之手可束而臺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
力爲不可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
一體統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卽出國門力辭道次

三衢詔趣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
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
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
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
一室門無雜賓云

王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
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
官三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擢其繆元春慈嫉
諫官李知孝誣邁在獄盧語聲高亮官調南外睦宗
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禪郡政赴都堂

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況吾實之俄召
試學士院兼以楮弊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
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弊止二十萬時南北方
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
東增至二億九千萬夫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
始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
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
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楮弊第一義也又
言脩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
若此未嘗裁樽徒聞有括田權鹽之議者向使示事

可行故相行之又矣更化伊始柰何取前日所不屑
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
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病
危聞邁所對善之帝再相奮行簡或傳史高之復用
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
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森儉刻薄天下所知復用
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
言君不可欺大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
天之著邁由疎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為改容言者劾
邁論邁事過實魏子翁侍經筵為帝言惜其去改通

判漳州禮祀雷雨邁應詔言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魏
絜致疾於治代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
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嬉尊寵網淪法
戮上行下效京華外兵在恃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
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
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
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
臺官李人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
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
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

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
疏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卽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
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
言邁驛奏七事而以徹龍翔宮立濟王後以先時鄭
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方辭以直祕閣提點廣東
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于祠卒贈
司農少卿邁以學問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拔戒潭
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氏李
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
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

服其公云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疆記紹熙四年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仰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時李直開鄂閩知彌鞏持論不阿辟幕府事壽昌戍卒失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百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有五又曰人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友所以蒙陛下殊知者

謂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鬼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鰥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糴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合活爲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徽之休寧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僂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

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
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
勾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勾祠提舉
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
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
已仕則爲其排擯嚼然不污有如此五子長官之終
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胃之俱進士官之子蒙卿咸淳
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蚤受業色川陽恪爲學淹
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埴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

善死鑰哭之埴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
使屬對埴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
金桃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
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
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
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
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
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
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埴謝曰廟堂之議甚盛
舉自埴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

之理宗即位詔求言墳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弊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墳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義則怠始之明義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

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墳步往王牒所盡藏王牒千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汪泰享上彌遠書乞正馮楷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之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各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墳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

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覆議
合宦者陳洵益欲改墳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
墳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回郡心蚤正典型以肅
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墳
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
新庶政彌遠召墳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墳曰好名
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
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句去添差通判
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
之安危在宰相南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

過方俟高沈該耳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
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
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墳出知常州
改衢州寇十日發滌坑遵江山縣而東墳獲諜者即
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為良民而為劫盜不事耒
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
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
提點都大杭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
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
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

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填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
獲藩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填至
福間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填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
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荅書曰福罪惡
貫忿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
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填曰若是則刑濫矣乃
加墨徇于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
業諸生成相慶以爲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
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竟土之感民生之艱
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

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復泰安
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
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
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而寬糴糴結鄉社以防竊發
黜增勩以培根本今任用混穢薰猶同噐遂使賢者
耻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填乞補外不許又
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填家
君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
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
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

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
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
災子良竒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
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錄爲淮東總領似道誣
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
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趙與篤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
士歷官差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
遷知太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爲都官
郎官加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煥章閣知慶元

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農少卿仍兼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獄授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拜司農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
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權兵部侍
郎遷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爲
真兼戶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
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
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
刑獄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兼行官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尋兼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爲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時贈少師與簪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矣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爲秘書丞兼從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

加忽一話一語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遷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選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於家黃當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當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爲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獷悍當爲詩諭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

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管會十年中成賦酌
取之閣免逋負錢額鈞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
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管乃不樂間行西湖慨
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
情味何邪勾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
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
牒銷縮郡稱平治爲濟糶倉爲抵當庫葬民之棲寄
暴露者爲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入勸安濟坊以居病
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業適謂管條目建置憂
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
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
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
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
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
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糶米二萬石
于邑米價頗增民乏食大異卽以提刑司所糶者如
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異大怒挈其罪弗得坐
以方命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
獲撤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

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爲資借其渠魁數輩出降以賞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復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促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闔門皆遇難詰早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迺宰相意出知禮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

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廉庾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時常平司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相江書院以似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絕迹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即丐致士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

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廷在忠義傳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垣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憲揚歷最久甘為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為相薦起之黃滄出仕以恤民尊賢為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列傳卷百八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三

宋史四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丞相監國史願經筵事都總裁黃滄等奏勅修

陸持之、徐鹿卿

趙逢龍、趙汝騰

孫夢觀、洪天錫

黃師雍、徐元杰

孫子秀、李伯玉

陸持之字伯徵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之學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數繹之荆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胄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

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
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
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
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
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乎中愚恐其
爲之難也誼撫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
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懃說嘉定三
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薦于朝謂持之
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
院連帥以書幣起持之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
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
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脩職郎差幹辦浙西安
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
經雜說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
鄉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
對居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
教授張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
以訓先是周惇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
申其教由是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

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振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宴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歛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次壅滯達冤抑

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毋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祿又幫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爲一人壞成法持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

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歛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歛禁倍克汰賊濫抑彊禦恤寡弱黥吏訓戍兵剗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將行盜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

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授真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振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糶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歛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鈎考

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開古許以罔民沒其財民
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
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
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稅江東諸郡
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
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
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謙地先撤相家所
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
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
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
說決婺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
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
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
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
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遷浙西提
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
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
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
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
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

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勾祠遷右文殿脩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勾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復請復舊制從之上

眷遇深篤而思者寢多有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章閣侍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侍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謚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爲學淹博純實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卽面問決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糴本遷將作監爲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開陳疏奏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庫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好名敷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官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兼升祕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宮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煥章閣知温州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

閣差知婺州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起居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遷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諫陳垓論罷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入奏言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脈則陛下私惠羣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兼直學士院

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

太常寺丞兼諸主宮大小學教授太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疎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筭泛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母寧病民以畱力勾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過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

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目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與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

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

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
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旣易相之
後敝政亦自若在庭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
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
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
徐清叟蔡杭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
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
不忘規諫遂幸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
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
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
司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天錫糾正為多丁內艱免喪
調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還之帥方大
琮辟真州判官留真幕府政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
禮邑劇牒翹獯多天錫剖決無留難有倚王邸勢殺
人者誅之不少貸調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倉
振之擢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焦說書累疏言天
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
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為王府
累上令吳燧宣諭再三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

根抵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談愈張紀綱
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
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
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
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
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
則臣當片原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
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爲
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
疾獨貴戚巨闔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

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
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
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
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
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而
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
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迹捕之兇渠一竄名
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
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
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

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
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
果行然終宋世闇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
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
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
至官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東轉
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爲祕書監
兼侍講以曠辭升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
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間監察
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

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
何以寢姦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物稀
疏精采銷爽隱惰惜已者多忘身狗國者少進工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
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
亭戶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
報罷荔枝貢召爲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無虛
日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
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宮
觀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

君相上震悼特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
繩居官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
義進故事通祀輯略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寶慶二
年舉進士詔爲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
懾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
圖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爲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
議褒異師雍耻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
學政一以呂祖謙爲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
之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

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
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
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
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
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
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
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
下懼禍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
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
右之諷御史梅祀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

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冑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卽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

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篋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昴英并及琰鄭宋乘間劾琰昴英又熖同列再疏以昴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闡乃與篋腹心琰昴英去國宋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故叅政吳潛去陳垓爲監察御史時宋與篋坦垓大有合爲一師雍獨立宋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宋坦等爲起災之由牟子相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榻前辨謂匿名書條

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爲至前因發其僞撰之迹
適鉞疏譽師雍案廼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師雍左
司諫未幾案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案遂罷
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
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
其婦日造清之妻讚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
也帝將以清之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
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卽力勾去清之猶冀師雍與貶
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
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啖同列寢

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
部侍郎命下而卒于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
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表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
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人言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
每冥思精索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
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鎮東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嘉熙二年召爲祕書省正字遷校
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艾
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及

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竝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即謁告歸丐祠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悅而去輸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旣免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爲心言錢塘駐蹕驕奢莫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殿說書每入講

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旨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壺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語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闕力爭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言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

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陛下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

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駭泣計至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

聞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計已而太學諸生伏闕愬其爲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闈訟寃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於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旣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寀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內人士傷之帝悼

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賜謚忠愍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辟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旣還白水災總領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爲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爲身計寧罪去爾力爭之遂免調滁州教授至官改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并隣證來然後

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
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振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
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
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通判慶
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名五
釐鹽未幾提舉官以爲正數民困甚子秀奏蠲之辟
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
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
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
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

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
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
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牘補城壁
浚水原助葺民廬振以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萬
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并除公私一切之負坍
溪沙壅之田請於朝永蠲其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
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
之廟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加闕里旣成行釋菜
禮以政最遷太常丞以言罷未幾遷太宗正丞遷金
部郎官金部舊責州郡以必不可辨之泛數吏顛倒

爲姦欺子秀日夜討論給冊轉遞以均其輸人人如
債切身不遣一字而輸足遷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
知寧國府辭爲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與丞相丁大
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鑄罷時嬖倖朱熠凡三
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
人爲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
虛攤一路搔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
千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
取者於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
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

朝劄名忠衛軍置此石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盜劫吳大
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兄子熿爭財自劫其家
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點其臧獲子秀廉得實
乃悉平反之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
貪舉廉風采凜然犴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
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
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爲厲已嗾
言者罷之尋遷胡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
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之
清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損賞萬

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即復誅又釋僞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爲神明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則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繳限抱匣費不貲則其勢必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素亦無違者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內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於是事無小大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卽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僭諱更今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煇楊棟盧鉞三人忠表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

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來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叙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移福建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廼吳潛之死黨奉祀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遷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祕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卽位兼侍讀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旣退卽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一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卧内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沒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峯集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

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卷第一百八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四

宋史四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書省相兼國史總裁良脫筆

勅修

劉應龍 潘枋 洪芹 趙景緯

馮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陳塏 楊文仲 謝枋得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叅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遙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賊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

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
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
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
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
樂大元兵度江朝野震動逐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爲
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
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
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
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
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

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
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廼按劾丁大全請加竄斥疏
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忘於討軍實以
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
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覈民數稽檢
放以蘇民窮嚴戢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
師米貴應龍爲勸糴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
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
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
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抹荒功遷直寶章

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
檢討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糴二十萬
石擢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
切直者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
日以來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爲忌指陳稍切者聯翩
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拂意
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
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迂當路自侍從
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
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爲江東
轉運使辭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以顯謨閣待制知
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寇聞應龍至遁去應龍勦逐
之南海大治特旨屢召拜戶部侍郎仍兼侍讀七上
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工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
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峯子
元高亦舉進士知候官縣沒洪天錫歎曰朝廷失一
御史矣

潘枋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之對曰陛
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
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

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妨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特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浙西提舉常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杯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之而妨卒

洪芹尚書右僕射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內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劔入爲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著也丁大

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大全鬼域之
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
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以謝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方
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
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慷慨
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
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惇
頤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

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
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
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渠
度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作讀易菴懸雷山
江東提點刑獄吳勢卿辟爲幹辦公事不就召爲史
館檢閱辭不許乞換待次教授不許乞岳祠又不許
乞致仕不報有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
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辭
不許以疾丐祠差主管佑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成兩
乞外祠進直祕閣與在外官觀辭職名不許差主管

崇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禮景緇為堂長以疾辭依舊職差知台州兩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泣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為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郎官再

辭不許兼泝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栢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

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爲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之各稱其職葺出于柳景緯應詔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賒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

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弃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敝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通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它說以自

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
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又曰損玉食不若損
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中諫之
爲實肆大青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
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
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修官
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之限力
破繫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
黜耳目之累毋以閨闈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
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非大府少卿兼職仍舊再辭
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
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化年至郡首以獲根本正風俗
爲先務三乞辭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
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
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
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
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
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
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衣則思
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憂桀以嬖色亡其國飲

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
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
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
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
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
正什伍之令所以防竒衰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
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禴禳之小數以
至彈墨未乾而杖棰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
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
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

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
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
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
太平而兆中興也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
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
其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
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
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
中書舍人一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
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

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
乃卒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謚文安景緯天性孝
友雅志冲澹親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
所註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
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去非淳化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
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薦去
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
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闈言
不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
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
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
叅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
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爲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
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
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叅政牽率老
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爲至我絕之
不復與言

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

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賸先儒心傳之要淳
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
得人嘉獎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
邊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
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
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
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
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
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
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

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
爲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
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
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
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丞相
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爲已禍故也擢
祕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
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
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
未屏瓊闥之姦妻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侵感泆

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
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兩京兆尹不易則不
兩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
合入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
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
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上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
垢汙矣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
秩之命故也尋令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
臺觀霖廼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
無國史編脩實錄檢討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

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為言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
之法在敬無權尚佐郎官無崇政殿說書廼上䟽言
葉大有陰柔姦黠為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
報無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
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
悍將建營砦若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
不得行及暝始由徑以出寶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
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
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
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

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間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為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懼久

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士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幹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歿戰陣歿封疆歿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闈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今東南

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豪毛
彼方擁厚賞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
臣焦心勞思可乎三年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
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
豈不群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
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襲而威
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
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
林亦有生氣遷國子監丞秘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
文閣觀遷考功郎官兼崇文殿說書進讀敬天圖遷太

府少卿兼侍講兼侍立修征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史
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閻論罷德祐
元年起授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
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侍立侍郎
乞假督府各辭往本州同守臣防柙不允權禮部尚
書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走海上崖山兵敗死焉
光紹德昭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為史館檢閱校
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秘書即疏言
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朕民膏
血為已甘朕民不蕃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
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
緩之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
所以延天命也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
疆糾之職外以責諸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
心懲貪能正其當示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行
之方也觀聽之具乎而課吏之實得矣進無待講又
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所必厚民生欲享民生必
心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爲萬世根本
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享毋招不節之

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克上用
足而下不匱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
之宜孰爲當因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
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
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糶室
墨教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
界彼此之分刻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遷起居舍人
兼國史編修錄檢討尋遷中侍御史侍御史諫
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之致仕
特轉一官昭德在廷進以易春秋大學析義進講及

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泰山文集子微孫咸得元年進
七

陳埏字子英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
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直敷
文閣畏舉千秋鴻禧觀轉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知
安慶府召赴闕加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召為
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按撫使改知
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召為右司郎官進直龍圖
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以祕閣修撰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大理卿進右文殿修撰知平

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埏最詔特
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
令官兼守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
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庶恥使知名義為
重利祿為輕人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又立朝以更
迭請者從之其言容悅者必斥真情凶閑者勿留始
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
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又言請以從官
傲古昔人從出蕃之意其從臣為諸路憲則以從
黜刑獄使轉運使繫得假之使各示與庶官別仍乞

除授自臣始自是屢言於帝前不許以言罷未幾進
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
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准東總領尋提領江
准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拆絲帛錢
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淳准書堂以處兩
淮之民而教之進顯謨閣侍制知廣州權兵部尚書
又進實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戶部尚書尋爲真
時暫兼吏部尚書以實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
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
士依舊宮觀久之加明敏學士咸淳四年卒時清發

毅塏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
所著可齋說藁二十卷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
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
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淳祐七年文仲
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功試第一升內舍時
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闕極言時事有
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
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學錄丞相謝方叔嘗問
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

意未喻當以歿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丁母憂
釋服屬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寓餘杭文仲往問伊
洛之學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
婦究獄應飛悉從文仲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
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德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爲有
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
公事召爲戶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
講學益詣精遂遷國子博士勾外添差通判台州故
事守貳尚華修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
吾然一燈足矣勸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

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
至十六萬開告許以求美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
爲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廷芝檄主管機
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爲事
不可妄興蓋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江北風
寒之地民力竭矣爲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
不行召爲宗學博士郊祀攝園壇子階監察御史近
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
之餘國脉隆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
下一切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

憂於時爲夫尤軫菟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
則弄兵興焉峩冠千千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累
累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
藉掛虛之穴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
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
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
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
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奏
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
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入越二

十年代楚定世子之功旣成然侯書僕之辭迭見此
所以爲尊王仰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
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特文武成康之德
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
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
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
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
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
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
歛容端拱久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

文仲疏諫移閭閻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
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黃老之居爲輕重哉翼日面
奏益懇至丞相賈似道恕曰楊文仲多言詔鄉監以
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李玉等十有八人名
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
立修注官又以 大學教諭彭成大迂似道主管崇
禧觀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
千石立思濟倉召爲秘書士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
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
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瀛國公卽位授

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有事明堂
議以上公攝行文仲議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
仲比即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承相
王燭陳宣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
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劾之故今日不
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請
謚金華何基及栢時大元兵度江畿甸震動朝士多
棄去者侍從班准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
文仲疾益甚乞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二上章乞
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

見山文集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權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禮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

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

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

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

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弊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宴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迎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金潘枋論皇子竝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於朝退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灾陳塏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欽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史四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尚書右丞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昫脫等奉勅修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晔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收守令錄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

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寔多其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爲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壁仕陳洪進爲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儉爲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異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

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爲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爲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卽寘上科辰父起復祕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折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釋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爲之貳兩京東西千里

檢貢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
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貴州縣勸課
給印紙書之分最殿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
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
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
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卽增選降
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
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
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顧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請
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

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
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
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
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
帝猶謂不然旣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
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
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卽
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
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
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

餘萬復詔請條上之靖請刺史行郡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爲京畿均田使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爲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爲行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爲鄉里官於是以前以祕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成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錄上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候益彰簡等州都巡檢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衆乃定徙荊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

府界縣鎮公事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洞彭氏蠻內
寇以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
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
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爲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伍
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宮
與盟刻石于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
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罷用
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
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
八十萬疏五渠道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

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
北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
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
論者難之以爲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
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邪表三
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
六百州民利之爲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
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爲弔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
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閣門使直拜乾州刺史徙知潁
川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爲人怨喜施予在江

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爲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與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旣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龍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大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孰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時駐嶺

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計以便宜設方略
曄貽晉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
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卽以黎桓禮物
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
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約使還改兵部
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
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
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
三勾院坐所舉李隨犯賊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
之勤上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

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
命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
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
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
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
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
進士第爲果州團練推官後兵輦官物道險廼率衆
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
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

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
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
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楲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
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
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
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
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
石振餓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
祥符間帝旣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

驕惰戒淫沃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言哉前後
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
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
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鑒云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
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
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
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
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

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垂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咸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

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良吏廼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泌者用逸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柏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

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使契丹爲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禁命婦干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爲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

運副使會罷江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
泰州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又廣屬郡常
平倉儲畜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親畫後皆便之
遷工部郎中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
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
爲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
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料揀河東鄉民
可爲兵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
呂夷簡所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
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陝西都轉
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
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
遵路幼聰敏旣長博學知大體毋喪廬墓蔬食終制
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爲政簡易不爲聲威
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旣沒室無長
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賜其家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
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
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

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敗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旣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懇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漑田萬餘頃又教民

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若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諫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

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
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邯石
州成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
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
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
守趙尚寬蓄懇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
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
留比其去田增闢二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
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

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祠擢提點河東刑
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
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
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
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
明嘗言二府大臣或餽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
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
仁宗朝爲堯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
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
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

先身死後... 三
一三
寬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
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
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
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
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
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
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
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
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

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
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
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
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
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滕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
媿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
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
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
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䟽惡不
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

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僮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爲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爲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鶡殺人王安石以爲盜拒捕鬪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鬪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

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鞠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明命恐自今瘦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

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温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徙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立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諂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

爲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
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
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名爲兵部侍
郎卒年六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